

增訂

史記評林

三十二

大日本圖書公司

特56

3

大日本圖書公司		
五	四	二
○	四	三
冊	號	架

第三十六頁函號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伍子胥列傳第六

昭治十九年五月七日文部省改付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

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

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

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

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

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

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

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

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日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

茅坤曰：伍胥傳凡二千言而串如天

又曰：伍胥遭多難而傳宛曲指悉如

生亦可令人悲咽

按此傳筆蹟盡出左傳而文法

亦無一不據左傳

時其父伍參乃事

莊王奢其孫也

王世貞曰：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全身。員勇勝智。蠡智勝勇。

其坤曰自古太子出而監兵于外而其禍所由成者衆矣

諫與無忌相友宜乎其取禍也要之無忌罪不容誅於伍奢乎何過

邵寶曰伍尚之就死正也胥之逃生權也雖然胥豈真知權哉胥而知權則必假力強國問罪于楚遂不當立者取譏臣無忌戮之于市乃退而耕焉可也不知出此而引兵入郢其為厚有不忍言者仇一人而戕一國此申包胥所謂以甚也胥豈真知權哉雖然為尚也易為胥也難

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

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駟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

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

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

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

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

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

不然將誅太子建亾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

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

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

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語中見胥為人剛

矣忍詢音火詭反○索隱曰鄒氏作詭詭罵也音近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

伍子胥列傳

交約言曰傳子胥不念郢也故一傳也雖伯嚭亦復祖仇也申包胥復君仇也越王復已仇也白公復父仇也此叙事之微也

某坤曰太子建之奔晉而歸以謀鄭可謂寡謀矣而晉與之俱不能無罪

按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詐曰王之所以

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按此一節描畫極工

笑耳謂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歟尚

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貫鳥還反

○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入聞

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入也曰楚國

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

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

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

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

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

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

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

西江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

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

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

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

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

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

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

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

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

茅坤曰子胥入吳日久不事吳王僚而退耕于野以僚不足與也然方公子光之未弑吳王也何不引身爲公子光畫臣而特進專諸蓋其國方內亂事未可知也按不曰勝而曰太子建之子勝不曰秦女而曰奪太子建秦女此書法也不厭其詳

代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犁贏姓之國居巢亦國也祭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地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諸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

余有丁曰按左傳卻宛爲楚左尹杜註不訓伯氏太史曰宗姓或有見徐廣曰州犁子必誤也

袁黃曰子胥父兄以無罪爲戮於楚員奔吳說王僚伐楚不果從知公子光有異志乃以專諸進光光客之員退耕於野待專諸之車蓋以吳市光也專諸弑僚光代立爲王德員舉國委之遂伐楚入郢鞭平王之屍子謂員已之志則酬矣其如吳王僚何夫佐其臣弑其君以報爾君之殺而

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徐廣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宛之子曰伯嚭伯嚭之子曰嚭吳世家云楚殺卻宛宛之子曰伯嚭伯嚭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蓋餘也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及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駟案六古國臯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

父何不忍之甚也
禮無毀人以自成
也員之毀人亦大
矣使僚有子如員
員之屍將能免乎
是尋刃之道也惡
得賢

茅坤曰聯其誓而
後攻之則彼力分
而屈

按越絕書云下
胥鞭平王之尸
而數之曰昔者
吾先人無罪而
子殺之此報子
也
邵寶曰世稱子胥
有忠孝大節忠能
忘身而不能忘家
雖起譏以效未足

史記卷六十一 伍子胥列傳

王使公子囊瓦駟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子又兼稱囊

也瓦誤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

駟案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

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

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

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

與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

概將兵請從索隱曰概音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

擊楚將子常駟案子常公孫瓦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

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已卯楚

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亾入雲夢盜擊

王主走鄭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鄭古之鄭國鄭公弟懷曰

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

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

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

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上與

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

交負之亾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

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

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亾於山中

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

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

會丁巳平水 卷六十一 伍子胥列傳 五

深累等知有親而不知其有國卒之毒流宗社不亦甚哉然則警不必復乎殺無極足矣凌約言曰子胥之所當仇者費无忌也按楚既為之殺無忌滅其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子胥亦可已矣而至鞭平王尸其已甚哉

降其凶亦破今于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歎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歎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駟案稷丘地名在郊外會吳王久畱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亾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

茅坤曰伍子胥之入吳也以報父仇一番事業已了故特著一摠案

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婆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音若今關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構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構李傷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在軍郤闔廬病創將歿創音楚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

按越絕書云。語為人覽。聞辨見。目達耳通。諸事無不知。闔廬用之。伐楚有大功。還吳王以為太宰。闔廬卒。語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誠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箴口。不得一言。語知往而不知來者也。
增眉隆曰。連下吳王不聽。句為眼目。

廬歿。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椒。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歿。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

陳沂曰。盤謀國事。以子胥之謀。益疏子胥之謀。此三謀字相呼應。

王維楨曰。伍員借吳力得報父仇。故盡忠謀如此。

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兖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魯縣在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子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

揚循吉曰出謀臣
于外太宰詔以計
疏遠之而陰欲以
罪誅之也

王維楨曰伍胥屬
子于齊誠為非計

茅坤曰獨恨胥行
此一著以之賈讓
而禍其身
徐禎卿曰言讒而
文自佳足以動吳
王矣

王整曰賊臣乘間
以讒賢者

李東陽曰數句
通用我字若字文
法奇崛與張儀激
楚相語同

柳宗元曰伍子胥
者非吳之既親也
其始交闔廬以道
故由其謀今于嗣
君已不合言見進
則讒者勝國無可
救者于是為去之
可也出則以擊累
于入而又入以即
死固非吾之所知
也然則負者果勇
士也歟
茅坤曰子胥忿恚
如是則其在當時
處君臣上下之間
必多不當于道矣
此讒之所由興也

增訂史記評林 卷之二十一 伍子胥列傳

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
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亾矣。汝與吳俱亾，無益
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詔既與
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
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
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
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疆諫，沮毀用事，索隱
音皮逼反，沮音自呂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
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
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詔使人微
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

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

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

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鏤音錄

子以此歿。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詬為亂矣。

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

立，我以歿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幾音祈，若既得

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

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

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亾也。左傳而

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

鮮門也。今名葑門。鱒音普，姑反。鮮音覆，浮反。越軍
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此門有鱒鱒，隨濤入，故

伍子胥列傳

●屠隆題伍員廟云伍相忱懷七重義輕其軀壯哉白日心皎皎當不渝解劍豈徒爾投金表區區入郭已覆楚浮江終報吳感激千載下以爲壯士模

按此下并叙吳王所以中伯結之奸而以爲子胥結案

朱翌曰勾踐誅伯以不忠于君高祖斬丁公以狗不忠于主此二事可以爲賣國者之戒按此下并叙太子建之子勝遺事了前案

以名門顧野王云鯨魚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

自剄歾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楛形正義曰盛立自成楛古曷反

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案年表云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

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只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廉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

廟見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三王廟按其廟不于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

索隱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塗道縣東南正義曰橐臯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

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

索隱曰左傳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

比周也正義曰紀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

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涉反杜勝好勇而陰求歿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

邊邑鄢徐廣曰賴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五里與

褒信白號爲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亭相近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

襄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

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

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

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

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

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何以

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

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

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

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世家亦云。王從者

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圍公

凌約言曰。白公為父報仇。石乞為主。盡怨其子。子胥皆類例也。太史公附此一段。正以例見于胥之長耳。

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公為

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葉公聞白公為

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公走山中自殺。

正義曰。左傳云。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

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

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

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歿。何異螻

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

江上。索隱曰。音求。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

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

茅坤曰。古之威士風者若此。

王維楨曰。太史公蓋以自見也。

按子胥以忍成。功白公不忍。故敗。

趙恒曰。周禮殺入而義者。今勿仇。故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伍胥父兄為慘於楚。而非

其罪故曰怨毒言
殺入而非義也故
以胥若從奔死為
不義而以能隱忍
以為復仇之志為
烈丈夫也白公勝
所處乃全列既殺
子西乃聽百乞之
計而自立為王是
篡也則其功謀亦
不足道矣白公自
立見楚世家

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因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
茲凶慝，負獨忍，詎志復冤，毒霸吳起，師伐楚，逐
北，鞭尸雪恥。

蘇子古史曰：伍負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
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
足以言功名矣，而負至鞭舊君，以逞逆天，
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王安石曰：予觀子胥出於公逋竄之中，以
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
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
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
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
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
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

然則子胥之父，子又曷可少耶。
程敏政曰：必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
君，則不敢以親賊義。蘇廢而出，與是也。以
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
義掩親。伍奢見殺，子胥復讐，是也。處變之

定理，蓋不易此，而蘇子乃譏逆天傷義，不
亦過乎。昔王裒以父歿，非命終身未嘗西
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朱子取之，而載於
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
不棄者。然子尤有憾焉，使員當入郢之後，
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
山隱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
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
反以讒見禍於
他人之手也。

黃省曾曰：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者
君之道也。子胥之父兄無罪，而平王殺之，
則平王乃胥之讎也。非君也。鞭之者，鞭其
讎，非鞭其君也。說者謂其以甚，亦過矣。方
平王之召也，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召而莫
奔，不孝也。父戮而莫報，無謀也。子其行矣。
我其歸歿，是以歸歿自任，而報讎付之胥
也。是讎楚者，非特胥之心，亦尚之心也。胥
之將奔吳也，辭其友申包胥曰：楚王殺吾
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
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是讐楚者，
在申包胥不當言，而子胥宜自盡者也。申

包胥未嘗以不報止胥是申包胥亦知
 胥之當讎楚也孰謂鞭尸之過矣哉
 何子孟春曰子胥掘平王墓鞭其尸父讐報
 矣故楚太子建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以
 為君矣鄭殺其君而子胥不一問彼豈其
 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威疊乎遐邇子
 胥誠當此時反旆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
 為問鄭之舉則我於君父之讐可脫腕而
 兩報之矣而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之
 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誅而成王
 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
 忘故主之義而功名次之子胥能是則可
 以塞宰嚭之口却屬鏤之劍於夫差之世
 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
 兵哉子胥既死建之子勝欲伐鄭而不克
 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棄
 骸無掩痛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終

田中篤實同校 小橋利貴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

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

游子夏師也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參也魯

也孔安國曰魯鈍柴也愚何晏曰愚由也喭鄭玄曰

行失於啜次參次師次由今此傳序之亦與論語先

不得輒言其誤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

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

贈吳國倫曰何子
 元任職方郎中時
 會奏為釐正祀典
 事疏云按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七十
 七人家語亦七十
 七人史記有公伯
 寮秦冉鄒單家語
 不載而別有琴牢
 陳亢懸豐當此三
 人之數然今世傳
 家語止得七十五
 人史記所有鄭國
 申黨顏何家語不
 載而載薛邦申續
 又史記之所無者
 杜祐通典載開元
 贈典自史記七十
 七人外又有豫境
 林放陳亢申振琴
 牢琴張六人宋祥
 符大觀中加封從
 祀除去琴牢餘並
 因之懸豐今家語

作懸置字子象而祀典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從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續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訛耳論語釋文中振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以續為續其為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絮無申棠之愆是以振為棠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振今圖有黨無振是以黨為振也唐宋加封申黨申振俱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姓氏猶頗相遠申猶二琴也不記薛邦

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濟乎臣乞今日補增縣置薛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遠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之列此則不容一日不正者疏上覆下禮部議今摘附于此至嘉靖中我世宋肅皇帝從輔臣之議果存振去黨而公伯寮秦冉顏何俱罷從祀遠伯玉林放各祀於其鄉一如何氏議焉程學士亦有考正孔廟祀典議具經世宏詞中蘇軾曰昔孔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

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孔子之所嚴事、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括之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

汲汲於仁、以善自。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

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記

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

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於魯孟

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

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立世。曰、孔子

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

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歎、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

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立世、其所嚴

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云、見

今存者有二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祈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

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怠、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

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銅鞮、丁奚反、按銅鞮、潞州

縣也。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

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

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非大賢

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曰、衛一簞食、一

瓢飲。孔安國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

必于其小焉觀之
其大者容有偽焉
人能碎千金之璧
不能無失聲于破
釜能搏猛虎不能
無變色于蜂蟻就
知單食瓢飲不為
哲人之大乎
論語孔註釋作
釋

○死委餘篇云述
異記言曲阜古城
有顏回墓墓上石
楠樹二株大可三
四十圍土人云顏
回手植之木按顏
淵死僅年三十二
貧不能葬門人厚
葬之豈有預營塚
墓手植墓樹之理

○曾子問曰冉伯牛
耶人去臨洛五百
里嘗事孔子終身
不仕洛之人何以
廟而祀之洛之西
五里冉子墓在焉

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孔安國曰：言默而識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

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永初，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疑釋。

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隱

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先王。肅

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

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

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

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

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辭。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

知以論語為設詞。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

友曰：顏回為孔子疏附，孔子之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

命，死矣。今也則下。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

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

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問。非間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

君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

祿如也。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必在汶上矣。孔安

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冉耕字伯牛。鄭玄曰：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

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

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仲尼弟子列傳三

豈孔子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耶然考之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蓋死

鄭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浴既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亦予又嘗疑孔門諸從游者孔子亟稱之不置也伯牛則止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稱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詞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恂恂儒者也彼其所察游谷處夷然託行隱君子之列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

論語孔註無故曰二字

王維積曰子華怪之二句則不及論語矣

按論衡云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聖賢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

其惜之甚也。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冉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

其尚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

諸侯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

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

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百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

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復問

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

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

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亦云是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

雄雞佩玃豚。冠以雄雞佩以玃豚二物。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

之漸清磨礪關
導備進猛氣消
損騎節屈折卒
能政事列在四
利斯蓋變性使
惡為善之明效
也

史記卷之六十一 仲尼弟子列傳

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成之
質於君然後為臣不必成節於其君也
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
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請益曰無倦
路嫌其少故

請益曰無倦者行子路問君子尚勇乎
孔子曰義
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
李充曰既稱君子

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
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
索隱曰

充字弘度晉中書
侍郎亦作論語解
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故恐後有聞不得立行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猶偏也聽訟
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
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

林○索隱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若
由也不得其死然得
以壽終也
衣敝緼袍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恥者
其由也歟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
馬融曰升我堂
矣未入於室耳
季康子問仲由仁

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
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

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
安
國曰言備
臣數而已
子路為蒲大夫
索隱曰蒲衛邑
子路為之宰
辭孔子

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
執勇
言恭謹謙敬勇猛
不能害故曰執也
寬以正可以比眾
音鼻言
寬大清

正眾必
歸近之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
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

仲尼弟子列傳 五

何孟春曰勇者不難死而勇者義者能處死子路罹衛難結纓而死夫子嘗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是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由是兩得之噫由之勇天資也其勇守義學力之所至也而議者猶貶其死為過勇何哉

李廷機曰史記孔悝之難實賈懼乃下石乞壺驚攻子路斷纓子路結纓而死據論語隱義壺驚一曰狐黠以詐墜子路折股畏其目光不敢前曰請覆子之目子路以衣袂掩目遂

殺之又曰曾侯孝子傳子路之子仲子崔欲報父讎殺孤驚於夫子夫子曰行矣驚知之曰君子不掩人之不補須後日以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然則狐驚蓋悔其詐殺子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者也事固不可信然亦足以少雪覆醢之辱矣

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

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賈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

宰索隱曰服虔云為孔悝之邑宰賈賸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左

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廁疆與之謀入孔悝家

盟而立蒯賸非悝本心自作亂也

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賈賸入立是為

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

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

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

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賈賸賈

賸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

賈賸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賈賸懼乃下石乞壺

厲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

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

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

孔子侍衛故悔慢之人不敢有是時子貢為魯使

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

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

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柞檀之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

柯維騏曰按闕止
有寵于簡公為田
常所殺闕止字子
我左氏傳載闕止
又稱子我故記者
誤以為宰我也
楊慎曰按李斯傳
言趙高之短于二
世曰田常為齊簡
公臣下得百姓上
得群臣陰取齊國
殺宰予于庭遂弑
簡公斯去宰予未
遠所言當得其實
如斯所言則宰予
之成仇牧之類也
司馬遷遂誣以作
亂作亂本無明文
而與難獨有此証
不然幾厚誣賢者
索隱知其非而又
曲為闕止子我之
辨亦紆曲矣不若
是証之明也

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

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

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

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

為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

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

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

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

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氏曰瑚璉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

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

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

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

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

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

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

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

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

而得之與人求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

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不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

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

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

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

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

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

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

甲其地狹以泄素隱曰越絕書其君愚而不仁大

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

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

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

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

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

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

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

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

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

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

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

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

茅坤曰子貢拔魯一事必當時傾謀之臣為之非其故也而本末多奇計可觀覽焉

王安石曰予讀史所載子貢事乃與夫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以積墓之國

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于義然孔子賢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辨詎至于此耶亦所謂毀損其直者哉

何孟春曰按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辨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夫子貢使齊或有之未嘗之吳之越之音也且子貢以言語稱孔子謂其言而中多言而已何至若是

果若是則子貢乃
真口古之人傾覆
之徒何以爲子貢

李東陽曰兩用
名實字宛是戰國
氣習

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
人之過孤王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
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
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
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
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
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
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
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
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
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

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
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
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
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
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
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
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
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
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
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
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

按家語越絕書
吳越春秋並載
此語蘇代說燕
王增語與此同
見戰國策

光緒曰余讀仲
尼弟子列傳獨
惜其以說客自
子貢學欲指拾
諸書雜雅馴者
以補傳而去其
說吳越者尚未
能也今為詮次
一二于左其傳
曰端木賜衛人
字子貢少穎悟
孔子常器之其
博聞淵識具魯
論語中嘗適吳
見大宰嚭大宰
嚭問曰孔子何
如對曰臣不足
以知之大宰曰
子不知何以事

之對曰惟不知
故事之夫子共
猶大山林也百
姓各足其材焉
太宰嚭曰子增
夫子乎對曰夫
子不可增也夫
賜其猶一累壤
也以一累壤增
大山不益其高
且為不知太宰
嚭曰然則子有
所酌也對曰天
下有大樽而子
獨不酌焉不識
誰之罪也適楚
東郭子惠問曰
夫子之門何其
雜也子貢曰夫
隱括之旁多莊
木良鑿之門多
疾人砥礪之旁
多頑鈍夫子脩
道以俟天下來
者不止是以雜
也詩云蒹葭彼
斯鳴蜩嘒嘒有

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歿。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敵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歿。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激音結。王肅曰。激。射其志。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非見晉君。令其

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虛音墟。莽音莫。朗反。索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

淮者淵藪其滂
淵言大者之旁
無所不容其敏
慧大率類是喜
揚入之美不能
匡人之過常相
魯衛卒終于齊

茅坤曰子賈太史
公次于賈說吳代
齊救魯止越之言
滾滾如萬丈洪濤
不啻傀儡之在掌
中矣

楊慎曰太史公信
戰國游士之說載
子賈一出存魯亂
齊破吳強晉而伯
越其文震耀其詞
便利人皆信之雖
朱文公亦惑之獨
蘇子由作古史考
而其事始自若如
太史公言則子賈

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索隱曰：缺音缺，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

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舜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

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

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

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

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

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

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疆，晉人擊之。

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

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

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立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

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

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

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子貢好廢舉，與時

轉貨貨。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

曾丁巳平本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一

參水宿裁

一蘇秦耳

黃震曰謂賜而為之何足為賜謂非賜所為其辨說之辭雖儀秦不之及何物史臣偽為此書是當闕疑

地言史記評林 卷六十七 十一 介不吉

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賈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賈而賣之舉謂物賤而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齊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家蓋吳郡人為是也

也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

城宰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

山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

笑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

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樂以和人人則易使孔子曰戲以孔子以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孔子以治小而用大道

為子游習於文學

上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温國上商○索

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為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

章其下一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

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

曰禮後乎孔安國曰事後素子夏問而解知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

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其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

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晏曰君

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

韓愈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為莊周故周之畫喜稱子方之為久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軒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墨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光緒曰家語云上商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

曾子已平水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二二 參來官

曰已亥於是衛
以子夏為聖魏
文侯師事之而
諮國政焉

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
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
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
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
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
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注水經云其山岸壁立
崖光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
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
神祠今為魏文侯師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
見在為魏文侯師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
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立不論空記論語小
事亦其疎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
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其子歿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

索隱曰鄭玄曰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

字子張少

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

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

言之則少過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

闕而不行則少悔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鄭玄曰言行如此雖

不得祿得祿之道

他日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雖州里行乎哉

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

行

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

子張書諸

紳

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

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

聞

鄭玄曰言士之所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融曰常有謙退之

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

在國及家必達

馬融曰謙尊而

論文夫達下有也字

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融

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

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棟題三尺，軛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歿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齋千金之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歿，乃投壁於河。三武

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兗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南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而行不勝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曰：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宓，較可知矣。處字從虎。

李觀曰：或曰：仲尼區別四科，曾參不及者何也？予對之曰：此仲尼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使曾參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曾參之孝不後于冉、伯牛、仲弓也。必矣。

曾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瘦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李路更甚，則所謂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廨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貌武而行儒耳。且考水經註所稱子羽，斬蛟事，則子羽之勇，誠不減李路矣。聊錄於此。

曾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瘦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李路更甚，則所謂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廨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貌武而行儒耳。且考水經註所稱子羽，斬蛟事，則子羽之勇，誠不減李路矣。聊錄於此。

曾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瘦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李路更甚，則所謂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廨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貌武而行儒耳。且考水經註所稱子羽，斬蛟事，則子羽之勇，誠不減李路矣。聊錄於此。

曾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瘦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李路更甚，則所謂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廨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貌武而行儒耳。且考水經註所稱子羽，斬蛟事，則子羽之勇，誠不減李路矣。聊錄於此。

曾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瘦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李路更甚，則所謂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廨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貌武而行儒耳。且考水經註所稱子羽，斬蛟事，則子羽之勇，誠不減李路矣。聊錄於此。

音呼必從山音綿下俱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

為必末世傳寫誤也

三十歲此云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

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

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

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

故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反命於孔子曰此

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

者十一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

與此不同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

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國無

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

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

以為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子貢

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

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平原憲曰

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

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慳而去終身恥其言

之過也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長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

王世貞曰宓子賤治單父而矚有若謂之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然則子賤之鳴琴固有若教之也

論語馬註人思下無也字息下有小怨二字

魚竑曰楊用修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災樂天禽虫詩原字非治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按

曾子已平水仲尼弟子列傳

治長辨鳥雀語云
惜惜噴噴白蓮水
邊有車積粟車脚
淪泥猶牛折角狀
之不盡相呼共啄
驗之果然此具論
語疏豈用修未見
之耶左傳介葛盧
辨牛鳴史記秦仲
知百鳥之音與之
語皆應論衡廣漢
陽翁偉能聽百鳥
音世間自有此等
奇未可臆斷其無
也姑附之以省觀

光緒曰公史公
云季次原憲讀
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義不苟合
當世終身空室

蓬戶褐衣蔬食
不厭死而已四
百余年而弟子
志之不倦此可
以知其賢矣
按歲古點字孔
門有三歲會歲
奚容歲公西歲
也
光緒曰家語魯
哲疾時俗禮教
不行欲修之孔
子善之而記載
季武子之喪也
曾點倚其門而
歌若若乎敗禮
其矣何修之有
孔子善之未聞
孔子善點之修
禮也

南宮括字子容

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

仲孫閱也蓋君

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皋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

皋盪舟皋盪舟而得天下孔

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

子謙故不答也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

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賢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

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以其兄之子妻

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皙克孔子曰天

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

未嘗屈節為人臣故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歲音點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歲

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駟案包氏曰暮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

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

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

門之孔子喟爾歎曰吾與歲也周氏曰善歲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遙○正義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

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

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

車以葬孔安國曰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

鯉也。歿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子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

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正義曰。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

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音寒。臂子弘。正義曰。馯

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弘。弘傳江

東人矯橋。子庸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疵。音自移反。顏師古云。橋。疵字。子

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

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

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

字田何。何傳東武人。徐廣曰。王子中同。正義曰。括

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書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曰。

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子

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

羔為費邱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邱亭。孔子曰。賊夫

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民

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漆

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

未能信者。孔子說。鄭玄曰。善。未能究習。孔子說。其志道深。

光緒曰。按此則易之傳有自來矣。或謂秦焚書時。以易為卜筮家。獨存者。恐未必然也。

光緒曰。按檀弓云。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菴者。聞于菴將為成人。卒遂為菴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綦。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菴。即此可見于羔之美質矣。抑亦在變化氣質之後乎。

論語孔註諸作
讓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孔安國曰季孫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力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僚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安國曰訥難也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

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

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圃。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

論語孔註情實間有情字

註負子之器論語包註作負者以器

論語何註可下
有友字

劉知幾曰孔門弟子聖人品藻已詳門徒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于四科舉無借於十哲速尼父既沒方取為師以不若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曠乎
楊慎曰月宿畢不雨他書有明言其故者此不取之蓋妙處正在不說破

宋濂曰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座之說乎

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

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與和而每事從和信近於義言

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近於禮

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

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其立為師師之如

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

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

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湧沓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

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

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

齊國瞿年四十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

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

艮丙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木子艮變為二陽爻五於是

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

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

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

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金馬融曰六斗四升曰

金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

仲尼弟子列傳

曰十六斛曰乘五乘合為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

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

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

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安

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

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以為過也

梁鱣鯉一作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括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

衛人孟子曰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

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一人無年及

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二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

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

鄒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直當此

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始不可

按此一段結上起下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鈞。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音赤者反。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子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

會四人家語有事跡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鄭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子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蒧字子皙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鄒單音善反。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句作句。

光緒曰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註云顏高魯有勇人疑即此人與按徒父字子有

正義註已出上公孫龍下可刪

光緒曰家語云秦商魯人字不慈鄭玄曰楚人字子不愚按不慈當作不茲左傳孟氏之臣秦董父嘗御重如偏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為右生秦不茲事神尼則此人也作魯人為是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不鄭玄曰楚人字不慈家語云魯人字不茲

申黨字周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正義曰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元籍家語曰名元字籍○正義曰元作兀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

二孺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巽字子斂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

之劉氏作邾巽邾音圭所見各異

光緒曰按索隱曰家語云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孔忠 家語曰忠字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 索隱曰家語

公西蒧字子上 鄭玄曰魯人索隱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

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

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

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陳鄉異能就列秀士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蘇子古史曰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誦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

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于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眾弟子之辨○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所許也○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弑簡公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孔門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

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况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起。此子夏所謂誣也。○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則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與子貢異矣。及孔

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歟。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謂樊遲小人也。○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多矣。○孔子弟子高第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

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并錄之凡七十九人云
范仲淹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邑宰或不願仕蓋顯于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怨何哉君子之道克乎已加乎人窮與達一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高貴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終

田中篤實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

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

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為中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

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侯一至此血脉何等貴卑

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

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

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

按太史公首言鞅好刑名之學則鞅所以說君而君說者刑名也故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變法曰卒定變法之令曰於是太子犯法曰將法太子而終之曰嗟乎為法之故一至此血脉何等貴卑
費袞曰溫公謂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便為國害予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

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委庸可知矣温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
王元之曰凡為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則去國之黨焉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得為忠乎由是知先君後臣之說誠無稽之言也

董份曰衛鞅非說以帝王之道蓋先使秦王之心厭以益堅其用伯之志見伯之效速耳邵寶曰商君豈真知帝王道者哉知帝王道者不屑于下知王道者不屑于伯而况于富強乎古之遺人物者必有所先商君之言帝王也其亦若將以為死者耳不然則將固孝公之心而以是嘗焉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語而輒合蓋商君於富強之術深矣

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去聲平聲並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安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

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肯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刺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曰比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必麻反說帝王之道方與孝公曰太久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

茅坤曰叙商鞅變法始末如畫楊慎曰叙商鞅變法備載廷臣論難與趙武靈王變胡服事同一書法按韓長孺議伐何奴亦同此書法

徐中行曰反覆論難俱以不可不為綱領

焦竑曰太史公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

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

說君音稅索隱曰君大說之耳音悅然亦難以比德

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

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句整高人之行者

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

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此言愚者闇於成事知

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

以疆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疆國則不必要須法於

故事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其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不然聖人不易民

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

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

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

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

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

輒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

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

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修古夏殷

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

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

商君列傳

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三

於將過則大邪不
生當施于告奸則
細過不失大邪不
生細過不失則國
治矣由此觀之鞅
之術無他特恃告
訐而已故其治不
告奸者與降敵同
罰告奸者與殺敵
同賞此秦俗所以
日壞而鞅亦不能
自脫也又云使商
無得糶農無得糶
農無糶則穡情之
農勉商無糶則多
歲不與樂天積而
不糶不耕者誠困
矣方田者亦何利
哉鞅大都以誘耕
督戰為本不自知
其弊耳

茅坤曰傳云軍容
不入國此軍容也
秦人安得不怨

註雖字恐衍

羅洪先曰商鞅以
刻薄狙詐之資欲
售其富強吞併之
術恐民驚駭而不
之信非議而不之
從於是行不測之
賞誘之于先用不
測之刑驅之于後
移其耳目奪其心
志然後驅之戰閭
則死敵驅之弑父
與君則不敢違厥
後扶蘇聞詔賜死
不敢自白趙高指
鹿為馬廷無間言
皆徙木之所致也

史記商君列傳

卷六十八

三

傳及論

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

保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

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

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匿姦者與

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民有二

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

被刑大小僇方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

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

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

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

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

又重於古制也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

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明

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

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有功者顯榮無功者

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

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恠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

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

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

曰謂鞅新變之法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

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

史記

卷六十八

三

傳及論

○宛委餘篇曰吳起為西河守欲攻徙秦亭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入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今乃令攻亭商鞅徙木之賞蓋本此人知鞅之賞徙而不知起之賞徙也
董份曰既云作為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王維慎曰前言十年總商君始終也後言五年以行法之日為始也

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前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之第十其名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也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陸也而疆音疆封聚上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權衡丈

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嶷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代魏魏不支秦伏後從大梁謀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

光緒曰誘般滅蔡春秋誅楚子之譏而大書曰楚子庚誘蔡侯般殺之於申蓋聖人深惡楚庚而名之也商鞅以是給魏將而綱目大書曰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誘之一字其詞嚴矣秦楚雖譎能逃聖人一字之誅哉

王維楨曰此十年即前十年也註三邑恐二邑之訛

王整曰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陳寔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反聽內

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

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

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

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

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

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

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

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梁惠王曰寡人恨不

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

五邑號為商君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

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

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

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

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卒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

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

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

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音悅與音丁趙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者乃為強若爭名得勝此非

曾丁已平水 卷六十一 商君列傳

視者反已視省之
謂自勝云者內有
以克乎已私則天
理勝乎人偽自能
剛而立也索隱謂
守謙敬而人自伏
雖與下文自卑之
言合然恐非本義
也

李廷機曰商君
徙木立信至與印
盟蕪虜以攻信安
在哉趙良諤誇啓
虞舜于桀耳彼惡
知之至逆旅不相
容噫嘻信哉

強之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
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又子無別
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
冀闕管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
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
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正義曰以殷
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
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
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
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
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
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

相杵

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
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
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

索隱曰謂立晉
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
惠公懷公文公

年會晉伐楚朝周
此云救荆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

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五殺

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

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

五殺大夫歿秦國男女流涕正義曰童子不歌謠

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
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殺大夫之德

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

田汝成曰歷誦五
殺大夫之德俱本
虞舜有言自卑意

茅坤曰此下一切
應商君本傳又一
一反五殺大夫

唐順之曰峻刑數
事明與五殺大夫
施德相反

唐順之曰峻刑數
事明與五殺大夫
施德相反

唐順之曰峻刑數
事明與五殺大夫
施德相反

徐中行曰按趙
良之說商君即蔡
澤之說應侯也彼
所謂顯岩穴之士
其寓意微矣假令
執能薦良以自代
歸商於而灌園豈
不身名兩全哉惟
其不能卒之車裂
族滅悲夫

增訂史記卷之六十一 七 惟列金補

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
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
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
君之命也言人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
畏鞅甚於秦君秦君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
之教令謂秦君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
繩秦之賢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
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
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

乘持矛而操闔所及戟者徐廣曰一作秦屈盧之
隱曰闔亦作鉞同所及反鄒誕音吐騰反秦音遼
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古良匠造矛戟者名
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謂之鈐釋名云戟格也
旁有格

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君之危若朝
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
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
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
五

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故父
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
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
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
於秦無仁恩

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
於秦無仁恩

增訂史記卷之六十一 商君列傳 八 參次官成

又

茅坤曰：摹寫商君峻法有此一著，纔工。

續

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應前刑其傳其師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北鄭縣也。北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澠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

黃震曰：按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

何孟春曰：商君刻薄人也，而信其令，非信也，特威劫耳。人將何以堪之！太史公論鞅以少恩，故受惡名於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於是矣乎！

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二。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句斷盡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

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弄仁義，不悃誠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

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

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且所因由，嬖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

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

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卒受惡名於

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曾丁巳巳平木 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七

劉鳳曰商申韓三子皆大畧同術獨申不害者用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強且無患鞅雖以其身覆而秦遂日以興韓則徒託之空言而已嗚呼亦其遇不遇耶

秦有以也夫

新序論曰秦孝公係嶠函之固以廣

兵疆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疆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賢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相晉文者桓不信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卯之舊恩奔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相晉文得諸侯之紆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藏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

奔以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灰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奔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

逆旅不實蘇子古史曰解牛之技耻於屠狗禦人之盜耻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若姦者

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未利
 及怠而貧者舉為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
 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為寄
 者殺之無罪妻為逃嫁者子不得毋法皆與情
 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以
 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終

田中篤實同校

